

《红楼梦》新校本第三版指瑕

黄翠华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

《红楼梦》各版本之间一些文字上的差异显而易见。对这些差异是保存原貌还是据而改之？本文试从文本、版本角度分析新校本中的五处文字，并建议校注者再版时更加注重文本的可读性，综合各本，择善而从。

关键词：新校本，表字，打劫偷，他和你，凤姐年龄，不和散

1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红楼梦》版本之多，古今小说几无可比肩者。各版本间文字之差异更是显而易见，面对这些差异，是保存脂本原貌还是据而改之？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新校《红楼梦》第三版（以下简称“新校本”）²自1982年出版以来，深受读者和专家喜爱，被誉为“最能体现原貌并便于阅读”的《红楼梦》整理本，然则体现原貌与便于阅读之间又当如何取舍？本文试择取其中五处文字，并对照其他版本³，从文本、版本角度简要分析之。

一、“字表”当为“表字”误

《红楼梦》第4回薛蟠出场时云：“这薛公子学名薛蟠，字表文起。”此处“字表”当为“表字”之误。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因此称字为“表字”，而翻阅各类词典，亦无“字表”之说，此处或为作者笔误。甲戌、庚辰、己卯、卞藏、列藏、蒙府等脂本均为“字表”，而戚序、梦稿、舒序、甲辰、程甲、程乙等本则改为“表字”，俞平伯先生《〈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以下简称“俞校本”）及冯其庸先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以下简称“瓜饭楼本”）皆改作“表字”。

新校本中此处仍沿用“字表”，究其因，当是校注本再版序中所云“不至于随意改动底本文字，从而较好地保持了原本的历史面

2 此书初版于1982年，1994年修订过一次，2008年又重新作了较为详慎的校注整理。《红楼梦》，曹雪芹著，无名氏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3版。以下引文如无说明，均出自此书。

3 本文主要参考的抄本有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戚序本、列藏本、蒙府本、甲辰本、梦稿本，印本主要参考程甲本、程乙本，另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俞平伯先生80回校本，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刘世德先生校本、作家出版社蔡义江先生校本及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本作为参照。但刘、蔡二位先生在其校注的《红楼梦》中，对本文所提及的问题都采取了优先保存脂本原貌的作法。

貌”，要得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接受和认可”的缘故。但读者和研究者关注点并不相同，作为《红楼梦》版本史上第一个“以脂评抄本作底本校订整理的普及本”⁴，脂本上出现较为明显的不当时，“普及”应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就此处而言，建议校注者再版时加以修订。

二、“打劫”还是“打劫偷”？

《红楼梦》第6回有这么一段话，乍读颇为费解：

狗儿听说，便急道：“你老只会炕头上混说，难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刘姥姥道：“谁叫你偷去呢。也到底想法儿大家裁度，不然那银子钱自己跑到咱家来不成？”

文中狗儿嘴里的“打劫”和“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表示两个不同的行为，而刘姥姥却只用一个动作“偷”字与之对应。如此，前后文就出现了矛盾。

《红楼梦》现存各版本中，甲戌、己卯、庚辰、舒序、蒙府、梦稿、卞藏、戚序诸本皆与新校本相同，卞藏本略异于他本，为“难道叫我打劫去偷不成？”甲辰、东观阁、程甲、程乙本则前后均是“打劫”，“偷”字全然不见踪影。甲辰本目前可知是正式首题《红楼梦》的一个版本，从内容看，它正好是脂本系统和程本系统之间的一种“过渡”，而东观阁本则是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一，由此可见，自甲辰直至程本系列才将此处文字加以修改。

4 吕启祥先生语，《感恩·忆旧·图新——写在《红楼梦》新校注本出版25周年之际》，《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辑。吕先生对“影响到文本的阅读、人物的理解，以及牵涉到重大的学术争论”的地方，也是主张“不可不察”。

早期脂评本出现的这种前后不协调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抄者无心之失？笔者认为后者可能性不大。一则早期抄本已然如此，二则一般而言，抄录者为节约时间会越抄越简单，且会把文字的不统一予以修正。

回头再来看戚序本此页文字，虽同于其他早期脂本，却有一段墨笔眉批曰：“打劫偷去不成打劫是一事偷是一事此系口头成语今本删去偷字不合”，如此说来，戚序本同期的抄本上已经有将“偷”字删去的现象发生，但显然，眉批者并不同意“今本”的做法。

细细读来，甲辰本及后来程本系列的改动确实不太合适。狗儿口中的“难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口气较重，充分体现出狗儿的“急”和他对于刘姥姥让他走动关系的极大不情愿，而刘姥姥只承接后面一个“偷”字，有避重就轻之意。试想，若刘姥姥说：“谁叫你去打劫偷呢”，就会有一种针锋相对的感觉，而此时对有些气急的狗儿，刘姥姥的口吻当是宽慰，甚至有些讨好，因为她打的主意是狗儿家的旧关系，原本也是指望着狗儿去走动走动的。

“打劫偷”的用法虽未见于任何工具书，但确是语法学上的连动式，“打劫”、“偷”、“去”构成一个多层次的连动短语，相当于“打劫去+偷去”，省掉一个“去”字恰突出狗儿之“急”，卞藏本将“去”字搁置在“打劫”与“偷”之间，则大大减弱了狗儿语气的强度。刘姥姥的“偷去”顺承狗儿“打劫偷去”而来，符合对话中接应对方语言往下说的规律，而甲辰至程本越过“偷”字去衔接“打劫”，实在是舍近求远。如此这般分析下来，我们会发现原作所使用的文字才是更加符合书中人物“声口”的当行本色。此处文字，俞校本、瓜饭楼本及新校本均未加改动，确为审慎之举。

三、是“他”不是“你”

《红楼梦》第30回中，宝玉望着雨中划“蔷”的龄官思绪起伏，心疼不已。文中这样描述：

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簷子动，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大心事，才这样个形景。外面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煎熬。看他的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的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究竟是替“你”还是替“他”，各版本之间存在差异。庚辰本此处“你”墨笔划去，改作“他”，己卯本则直接写作“可恨我不能替他分些过来”。戚序、列藏、蒙府、梦稿、舒序、甲辰、程甲、程乙诸本则均为“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俞校本此处仍是“你”，瓜饭楼本则选择了“他”。

依据文本分析，此段乃宝玉内心独白，以第一人称口吻写出，宝玉思忖的是“这女孩子”，故而是“看他的模样儿”，最后若用“你”字，显然前后无法对应。

另外，目前学界对于己卯本、庚辰本为较早抄本的结论是颇为认同的⁵，二者之间孰早孰晚，冯其庸先生在《对庚辰本、己卯本关系的再认识》⁶一文中重申了“庚辰本据己卯本抄”的观点，刘世德先生通过“秦钟之死”及“迎春是谁的女儿”两个案例研究，

5 因甲戌本并无第30回，故此处不涉及甲戌本与己卯、庚辰本早晚的问题。

6 《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2期。

也曾得出“己卯本早于庚辰本”的结论⁷。那么此处己卯本、庚辰本上的文字就显得至关重要，况且差别根本就在这两个版本之间。如前所述，己卯本直接就是“他”字，庚辰本则将“你”改为“他”，改动痕迹明显。对于各版本间这种“你”、“他”之间的差异，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自庚辰本始，抄录过程中开始产生讹误，并就此沿袭下来，直至程本系列。因此，无论从文本还是版本角度而言，此处的“他”被误为“你”的可能性都比较大，建议新校本依己卯本校订。

四、王熙凤的年龄

《红楼梦》第49回，写大观园中热闹景象时，有这么一段文字：

此时大观园中比先更热闹了多少。李纨为首，余者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纹、李绮、宝琴、邢岫烟，再添上凤姐儿和宝玉，一共十三个。叙起年庚，除李纨年纪最长，他十二人皆不过十五六七岁，或有这三个同年，或有那五个共岁，或有这两个同月同日，那两个同刻同时，所差者大半是时刻月分而已。

这句话中“除李纨年纪最长，他十二人皆不过十五六七岁”意为王熙凤在十二人之列，然则王熙凤究竟是否是十五六七岁呢？

王熙凤的年龄书中并未详细说明。第2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有云：“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已二十来往了，亲上作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红

7 参见《〈红楼梦〉版本探微》第一章及第四章。

楼梦》中人物年龄比较模糊，但叙事的年月次序，是有条理的。第2回冷子兴演说荣宁二府事发生在红七年丙午，第49回发生在红十二年辛亥⁸，期间相隔五年，加上第2回中言及凤姐成婚已有两年，如此推算，若此时王熙凤十五六七岁的话，成亲之时最多不过十岁。但旧时女子十五方“及笄”，十岁之前出嫁几无可能，况且是在“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

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有这么一句话：“刘姥姥因说：‘这风姑娘今年大还不过二十岁罢了，就这等有本事，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的。’”第6回事发生于红八年丁未，往前推三年，王熙凤成亲时十七岁，在古代女子成亲的正常范围之内，因此刘姥姥之说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庚辰本此处内容如下：

此时大观园中比先更热闹了多少李纨为首徐者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纹李绮宝琴邢岫烟再添上凤姐儿和宝玉一共十三个人叙起年庚除李纨与凤姐儿年纪最长他十一个人皆不过十五六七岁或有这三个同年或有那五个共岁或有这两个同月同日那两个同刻同时所差者大半是时刻而已

此段中“与凤姐儿”为行间墨笔添加文字，“二”被删除，墨笔改为“一”。根据脂评诸本情况可判断此处应为抄录人的修改文字，可见其在誊录过程中已发现此处不妥，修改后的确文通句畅。

程甲本本段则如下所示：

8 此处参照周绍良先生的《红楼梦系年》，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3、21页。

此时大观园中比先又热闹了多少李纨为首余者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纹李绮宝琴邢岫烟再添上凤姐儿和宝玉一共十三人叙起年度除李纨年纪最长凤姐次之徐者皆不过十五六七岁大半同年异月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记清谁长谁幼

这里增添了“凤姐次之”四个字，将凤姐排除于“十五六七岁”的十一人之外，有效化解了前文提及的矛盾。但程本文字改动较多，相较之下，庚辰本的修改似更简洁明了。

新校本“校注凡例”关于校勘方面的第一条云：“本书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一七六〇年】秋月定本）》（简称庚辰本）为底本。”此处却并未采用庚辰本的上述修改，或仍是前文“保存原貌”之故，但仅以本回为例，新校本并非完全“保存原貌”。如开篇“话说香菱见众人正说笑”处，庚辰本原文为“话说众人见众人正说笑”，前一个“众人”处行间墨笔改为“香菱”二字，新校本依之修改。后有“凤姐儿亦照迎春的月例送一分与岫烟”一句，其中“的月”二字为行间墨批文字，新校本亦据而改之，或改或不改，标准不一，似为不妥。

五、“不”与“散”

第40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写众人用罢早饭，来到荇叶渚，王熙凤立在舡头，也要撑舡，此时有这么两句：

贾母在舱内道：“这不是顽的，虽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给我进来。”……其余老嬷嬷散众丫鬟俱沿河随行。

上述引文的加点部分在不同版本有异文。异文情况如下：

庚辰本（己卯本同）：你快不（笔者按：墨笔涂掉换成了‘着’字）给我进来……其余老嬷嬷散众丫环俱沿河随行

蒙府本：你快不给我进来……其余老嬷嬷散众丫鬟俱沿河随行

列藏本：你快不给我进来……其余老嬷嬷众丫鬟俱沿河随行

戚序本：你快不要给我进来……其余老妈妈与众丫环俱沿河随行

梦稿本：你快给我进来……其余老嬷嬷众丫头俱沿河随行

甲辰本：你快给我进来……其余老嬷嬷散众丫嬛俱沿河随行

程甲本（程乙本同）：你快给我进来……其余老嬷嬷众丫鬟俱沿河随行

综观以上几个版本，加点文字略有不同。首先，出入最大的就是“不”字。按照上下文的理解，此处贾母的意思应当是让王熙凤从舡头进舱里来，但“进”与“不进”之间，各个版本真是让人犯难。众所周知，《红楼梦》的语言运用堪称典范，不仅高度个性化，而且高度口语化。在日常口语中，会有“你还不快进来”的否定句式来表示肯定意思，此为“还”的反问用法。第8回宝钗告诫宝玉就有“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之语，但显然丢了“还”字，“快不”意思就表达不完整甚至相反，或者“快”为“还”之误？然无从查考。戚序本“不”改成“不要”，意思完全相反。梦稿、甲辰、程甲及程乙本直接删除“不”字，确是顺畅许多。庚辰本中将“不”改为“着”字，文理亦通。俞校本此处仍保留“不”字，而瓜饭楼本则将“不”字删去。针对此段文意而言，当是将“不”字删去或换为“着”字为好。

其次是“散”字。此处文意应是“老嬷嬷”和“丫鬟”们一起

在河边走，但“散”字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做连词使用的例证，列藏本、梦稿本及程甲、程乙本将“散”字删去，或为此缘故。戚序本将“散”作“与”予以改正，文意虽通，但把“嬷嬷”改为“妈妈”却有妄改之嫌。甲辰本“散”字尚未通顺，又丢掉一个“嬷”字。

那么，“散”字当去或改否？若不动，此句如何理解为好？查《汉语大词典》有词条及例句如下：

【散众】众人；普通人群。《金瓶梅》第六六回：“卷棚内摆斋，黄真人前大桌面定胜，吴道官等稍加差小，其余散众俱平头桌席。”《红楼梦》第三九回“那些散众的，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

“散众”一词，明清小说中时常出现，《西游记》、《续西游记》、《红楼梦影》、《九尾狐》等书中皆有例句，这些书中的例句与《金瓶梅》第六六回例句意义基本相同，即众人，为名词。但《红楼梦》第40回中丫鬟前面的“散众”若解作名词“众人”或“普通人群”，则语意拖沓冗余，此处用法应与第39回相同。第39回例句出自平儿之口，上句是“不过都是有名儿的吃两个子”，“散众的”与“有名儿的”对应，同为形容词组成“的”字短语，即“普通的”，第40回中“散众”与老嬷嬷前面的“其余”呼应，可理解为“其他的老嬷嬷和普通的丫鬟们一起沿河随行”。刘世德、蔡义江、冯其庸三位先生在其校注或评批本中皆在“老嬷嬷”后加了顿号，大概亦是此意。对于这种与现代汉语有较大差别，在今天读者容易误解的地方，新校本未作任何处理，不能不是憾事。故尔建议校注者在此出注，以便阅读。

《红楼本》新校本在经典传播方面厥功甚伟，2008年的第35次印刷可见一斑。以上所提问题，一则为个人浅见，妥当与否尚需

前辈时贤指正，二则对新校本而言瑕不掩瑜，但正因为新校本影响范围广泛，故更希望能引起校注者的关注，使《红楼梦》在散发恒久艺术魅力的同时，以更通俗的姿态走入寻常百姓家。

参考书目

- 1、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2008年7月第3版。
- 2、刘世德著：《〈红楼梦〉版本探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 3、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new school edi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refers to defects

Huang Cuihu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Some textual differences between versions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are obvious. Are these differences preserved or corrected?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five characters in the new e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and edition, and suggests that the proofread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ext when republishing, and integrate each text to follow the advice of others.

Keywords: the new school edition, secondary personal name, rob or steal, him or you, the age of Wang Xifeng, not and scattered